

医生的职责

◆ (澳大利亚)斯蒂芬·凯伦 张维(编译)

诺顿将新来的病人领进诊室，对索勒大夫说：“大夫，这个病人好像受到了惊吓，总是惶恐不安。他是保加利亚人，英语说得不好。因为你也曾是保加利亚人，院长让我把他带你这儿。”

“交给我吧。”索勒大夫点点头，诺顿便离开了诊室。新来的病人白发苍苍，他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，不一会儿全身就哆嗦起来，然后他颤巍巍地举起左臂遮住了自己的脸。

索勒医生操着保加利亚语对他说：“请坐，你不用害怕。我叫索勒·格鲍尔，你的主治医生。”

熟悉的乡音使病人感到宽慰，他坐下来，探过身子低声地问道：“真高兴听到我们自己的语言，大夫，我们是我们的同胞吗？”

“我也是保加利亚人。”索勒医生点点头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病人叹了一口气。紧接着他又变得惊慌起来：“索勒大夫，他们穷追不舍，想杀死我。我吃不下、睡不着。昨天有人跟踪了我一整天，他们也许会对我下毒。索勒大夫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……”

“你在这里很安全，没人想杀死你！”索勒大夫平静地告诉他。

“他们会，他们一定会杀死我！”病人坚持说道。

索勒知道要想解开病人的心结，就应该了解问题的实质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“是那些犹太人！我是科洛内尔·扎卡洛夫，当年曾是索非亚一个集中营的司令官，这些犹太人一直追踪我来到了澳大利亚，他们要杀死我……”

索勒大夫默默地坐在那里倾听着病人近似呻吟的诉说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大声地对病人说道：“好了，科洛内尔·扎卡洛夫，你可以走了！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扎卡洛夫很感激。索勒大夫起身按铃，诺顿进来领走病人。病人刚一离开，索勒大夫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全身上下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。当年他和家人在集中营里惨遭迫害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他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，就像当年在科洛内尔·扎卡洛夫的集中营里目睹亲人惨死时那样无声地抽泣着。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，亲眼看

到了爸爸、妈妈和姐姐被处死的情景。也不知哭了多久，索勒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苍天有眼，这个该死的恶魔终于落到我的手上，我要亲手杀死他，为死去的亲人报仇！”说着，他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柜子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药瓶，把它和一管注射器放进一个小盒子里。可是他抬头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幅“希波克拉底誓言”，不禁愣住了，脑中又闪出了在医科大学宣誓的那个场景，他想：“我是一名医生，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。他现在是我的病人，我怎么能害死我的病人呢？”索勒医生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。整个下午，索勒大夫一直坐在那里没动，内心深处，医生的职责和复仇的欲望交织在一起，让他不能自拔。

临近下班，索勒医生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取出盒子里的药瓶和注射器，把它们放回原处，然后收拾东西回家。

这天晚上索勒大夫彻夜未眠，少年时代在集中营里遭受的苦难像演电影一样出现在脑海里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才迷迷糊糊地闭上眼。忽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他惊

醒。索勒大夫打开门，看到诺顿站在那里。“不好了，新来的病人出事了！”诺顿惊慌失措地说道。“他怎么啦？”“我想可能是我的话刺激了他！”诺顿说。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索勒大夫很着急。“昨天下午我送他回病房，曾经比划着告诉他，你当年曾在索非亚的集中营里呆过。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，问我你为什么被关进集中营。我告诉他是保加利亚的纳粹分子把你一家投入了集中营，因为你是犹太人。”

“他听后什么反应？”索勒大夫问。“他一声不吭，不过脸色非常难看，当时我也没在意。今天早上我去他病房，发现他倒在血泊中。他割断了自己的静脉，身边还留着一张纸条。”

索勒大夫接过纸条，只见上面用保加利亚文写着：“假如有来生，我再也不会做过去的那些事情了，医生，对不起，请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！”尽管索勒大夫有一种解脱感，可他却高兴不起来，内心深处多少也感到了一些内疚，他赶紧对诺顿说：“快带我去他那儿，我们要救活他，绝不能让他死！”

心灵驿站

奇迹一定会发生

◆ (美国)朱恩·诺克斯 孙开元(编译)

一天，我正坐在手术候诊室里等待医生，忽然抬起头看到一位妈妈和她的两个孩子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。一个烦躁不安的小男孩坐在婴儿车里，很明显是生了病，在他旁边站着一个小姑娘，时不时地伸出胳膊，旋转着在旁边跳几下舞哄着他。

她一身小精灵的打扮，金色的头发，穿着粉红色的舞裙，红色的鞋子，紫色的袜子，明黄的紧身裤，双肩上还装饰着翅膀。我忍不住朝小姑娘笑了笑，她立刻回应了我一个微笑。

“你打扮的小精灵真可爱。”我说。“是的！”她自信地回答，“我还能飞呢。”就这样，我们的友谊开始了。“你想看我飞吗？”她又做了几个旋转动作一边问着我，然后沿着过道走了一圈，又转了回来。“哦，你的舞姿太好了。”等到她回来，我对她说，“你很美。”“我能飞到想去的任何地方——在花园里、房子旁边、公园里、大街上。”“那一定很好玩儿。”我说，心里还真受了小姑娘的感染。“你能飞吗？”我的新朋友问。“不会，至少现在不会，但也许哪天会学学，就这几天。”我边回答边想着自己日益逼近的八十岁生日。“那你想飞到哪儿？敢飞得高些吗？”认真的小精灵问。“哦，可以飞到天上去，也许能飞过咱们这座城市呢。真的，说不定我还会坐在云彩边上呆会儿。”“那太好了。”我的新朋友说，她的眼睛很亮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“在飞上天时，我会站在停车场里向你招手的。”

我听到小姑娘的妈妈在候诊室的另一头叫她，同时朝我微笑着：“您真有耐心，让她缠了您半天。她的想像力太丰富了，一般人都接受不了。”我说，和她聊天是一件开心事，并且为这次相遇即将结束而感到有些伤心。

“再见。”小姑娘一边走一边对我说，后来她又转过身补充了一句，“不要忘了我在云彩上低一下头，你会看到我在向你招手。”

“嗯，我一定会记住的。”我回答，现在，我甚至真的相信这样的奇迹会发生了。我挥手和小姑娘再见，而留下的美好记忆，让我在后来的阴暗日子里心中也从没失去过希望。这本身不就是奇迹吗？



■ 弄假成真 (塞尔维亚 布克瓦齐)

快乐城堡

如愿以偿

◆ 庞启帆(编译)

这天中午，一位高个年轻男子与一只鸵鸟走进快餐店。“一个汉堡，一份薯条。”男子对一位女服务员说。“我也一样。”跟在男子身边的鸵鸟说。“一共9.40美元。”服务员说。男子把手放进口袋，掏出几张钞票和几个硬币，然后把它们递给服务员。服务员一数，不多不少，刚好9.40美元。

第二天中午，这位年轻的男子和他的鸵鸟又来了。接待他们的还是昨天的那位女服务员。“一份七成熟的牛排和一份土豆泥。”男子对服务员说。“我也一样。”鸵鸟

接着说。“一共15.80美元。”服务员报上他们的账单。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和几个硬币给服务员，跟昨天一样，也是不多不少。

“你怎么做到的？”服务员好奇地问。男子笑了笑：“我最近碰到了一个精灵，他许了我两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是，不管我买什么，我的口袋里总会有不多不少的钞票。”

“太神奇了！不过，这鸵鸟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服务员接着问。男子叹了口气：“我以前谈过两个女朋友，跟我一样，也都是高个的，感情也都还行，可我无论说什么，她们都跟我唱反调。所以，当精灵问我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时，我就说，我要一个长腿的妞儿，我说什么她都照做。”

想庆祝还是要忘记

◆ 承受(编译)

“服务生先生，今天是我们结婚40周年的日子，你准备向我们推荐什么样的葡萄酒？”

“那要看你们是想庆祝这一天呢，还是要忘记这一天。”

万家灯火

外婆的手

◆ (美国)莉迪亚·玛丽 朱思(编译)

去医院探望外婆时，我用手指轻抚着她凉凉的手上细弱的血管。她颤颤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的手，我忍不住问：“你想要吃一小块苹果派吗？”

“莉迪亚·玛丽。”她用微弱的气息呼唤着我的名字，然后就又睡了过去。

外婆的手总让我想起她那些甜美的肉桂苹果派。以前，我总是站在她身后，看她在厨房水槽旁削苹果皮。我看着她的手指娴熟地持着水果刀，期待她在苹果上削出那完美的螺旋。

“我的手也曾像你的一样光滑。”她说，用大拇指按摩着我的手背。“成年累月浸在水里，不断地换洗尿布毁了它们。”她摇头叹息看着自己手上微凸的淡蓝色网状静脉。“要给七个孩子换尿布，实在是太多了。邻居们常说我挂在晾条上的尿布是他们见过最白的。当埃莫森一家搬家时，克劳迪娅对我说，‘我会想念你那漂亮的晾衣架的，玛格丽特。’”我喜欢听外婆谈论她生活中的那些细节，我觉得它们就像是完美的苹果派必须的配料一样。

外婆说我有钢琴家的手。尽管当我面对她那架老式钢琴时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出上面漫无目的地敲击，发出不成曲调的声音，在整个屋子里回荡。

“你妈妈……”外婆边削着果皮边回忆，“喜欢到处飞来飞去，当我烤苹果派时，她就会到菜园找你外公，不断在那里荡来荡去。”

“在秋千上？”

“是呀。你外公在那棵大苹果树上安了秋千，她最喜欢了。一放学就一直在那里玩到天黑。她就是在那里和那个让她的手生茧变硬的男人第一次接吻的，我看见了，呵呵。”当我闭上眼睛，我可以看到妈妈，她甜美地笑着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眼睛里闪着亮丽的光，乌黑的长发如波浪一般。外婆曾对我提起过她，在我很小时，一场疾病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和甜美的微笑。

外婆在医院时，我的姨妈和舅舅列了清单：哪里有很好的私人疗养院，哪家搬家公司最便宜，哪家房产中介最好，能够把房产卖个好价钱。在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宿舍搬了回来。我开车到了外婆家，她用她留给我的钥匙去开门。我旋转钥匙，推开门，体验着里面清冷的气氛和空荡的回响。我把衣服放进厚重的橡木衣柜里，在门厅壁橱里拿出旧的亚麻床单，铺在卧室里同样陈旧的床垫上。那些曾是我妈妈用过的。我试着抚平已经变形的羽绒枕，然后把它靠在铸铁的床头板上。

第一晚我辗转难眠，朦胧的睡意和梦境似乎总被咯咯吱吱的古老床板声响打断。白天，我去医院看望外婆：长长的走廊，各种各样的探视者，无助、失望又带着希望。我采了雏菊和黑眼苏珊花，放在窗台和餐桌古老的玻璃花瓶里，想要在外婆回来前增加屋子里的生活气息。

不久，在医生的允许下，我们把外婆

接回了家。时不时地，姨妈和舅舅们会问我为什么不回到学校忙自己的事，让他们来继续照看外婆。你这样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呢，他们问。我告诉他们，当我听到她用虚弱的声音叫我“莉迪亚·玛丽”时，我回想起了那些她在厨房做馅饼的夜晚。我希望能尽量陪伴她多一点时间，再多一点时间。

我曾习惯炎炎夏日里橡木衣柜的味道，还有暖气片在冬日夜里滴答滴答的声响，我也曾习惯呼吸院子里那悠悠的苹果甜香。现在，床板的咯吱声也如同一个老朋友般，陪伴我安然进入梦乡。有时，我会走进外婆家的后院，呼吸那里清冽的空气。仰望碧空，我看到了那棵苹果树茂盛的枝桠，还有装在上方的秋千架，我轻轻一推，它如微波荡漾，让我又回到了我看外婆削苹果的岁月。秋千架下，是妈妈在挥舞着她已经变粗硬的手掌。她说：“荡吧，我会抓住你的。”

我抚摸着这棵高大的苹果树，然后，又仔细环视郁郁葱葱的菜园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又试着想抓住那种飞翔的感觉，去看见妈妈的面庞，去抚摸外婆的手掌。于是，我去另一间卧室看她。我知道，她不久就会去和妈妈在一起了。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，俯下身轻轻亲吻那些淡蓝色的静脉。“我爱你，外婆，”我说着，轻轻地毛毯盖在她的身上，就像以前很多个夜晚，她为我做过的一样。